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八

王麟洲先生

上潘中丞

寄吳明卿

汪中丞

與曾于野中丞

與張助甫

上董宗伯老師

與陸侍郎



四首

三首

二首

三鹿沙田金卷八
上徐司寇

與楊仁甫

與張肖甫

寄徐子與

與戚將軍

與王陽德

與王胤昌

答朱秉器

寄穆敬甫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答鄒彥吉

答李本寧

答喻邦相

與劉晉川學憲

與屠長卿

與王百穀

上李中丞

與王明輔

答楊止菴尚寶

二首

二首

三首

二首

二首

三廣沙日錄卷八
復王汝明吏部

與李仁甫

二首

與周子禮

與馮化之少叅

荅胡元瑞

荅韓存良

荅孔炎宗侯

二首

荅子厚宗侯

與馮元卿

與歐禎伯

二首

與黎惟敬

與蔡計部

與劉金吾

復王沂陽

荅俞仲蔚

二首

荅張羽王

與陳玉叔大叅

荅張伯任

三
蘇州目錄卷八
三
答馮咸甫

寄汪仲淹

與瞿茂才

答潘景昇

復王承父

與程子虛

寄梁伯龍

與張仲立

上曾司空

寄丘謙之

與張子蓋

與吳詹簿

答朱在明

別秦中寮友

答潘衡渚

答勞中丞

答方于魯

答馬水部

三廡洲目錄卷八
四
荅陶蘭亭

寄殷無美

荅何啓圖

荅李伯玉

與郭龍渠中丞

荅蘇懷愚

荅宗理安年伯

荅秦鳳樓

與林璧東

寄屠公瑕

寄張伯起

寄張幼于

荅梅克生

荅李伯實

與王陽德

與邢子愿侍御

與沈箕仲

二首

薦黃玄甫

荅黃玄甫

復沈君典

荅曹有卿

與方景武

遺伯兄元美

示子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八終

國朝十名公尺牘卷之八

長子新
振錄西
請卷名

東海屠 隆緯真輯

江東張文頰維光校

上潘中丞

時事槩中大臣義形於色觸怒僉士世懋雖為我翁
危之然不意遂至於此初聞手足失墮以為聖朝不
當有此舉動及觀白簡所言字字刺骨始知聖德猶
是包容始太宰比言官於王趙諸年少蜂起而排之
即不才亦謂失言今日言官何如恐王趙退舍太宰

三廬先生集卷八
之言驗矣海內傍觀人自有公論詩云受爵不讓至
於已斯亡我翁但靜觀終有天定之日賜環非遠幸
無介懷舍姪在郡傳言仙舟已潛行抵宅卽擬遣僮
奉候業已治裝已乃聞留義興館吳官簿所世懋湯
欲躬詣緣兩兒赴考畏嫌不敢輕出謹俟台駕言歸
當以角巾奉侍几杖於昆山耳病冗萬狀倉卒不盡
所欲言

寄吳明卿

初聞足下量移建州謂當下閩闔過我而南延遲久

之不至知已從楚中道矣邵武之報殊慰人心不圖
世人迺憐足下一二故人相繼歸卧足下遂爲碩果
大是竒事閩中傲甚正爾相憶忽辱遠使惠我好音
踉而發械殊未得相知之言令人於邑山公勸嵇延
祖僕每痛恨此舉足下亦復爾耶僕少寡宦情今日
所苦正坐方寸間耳假令僕非先君之故自以興盡
拂衣不樂而忘死乎家有薄田奉慈之外得與家
兄分甘而食敝廬不止容膝秫釀足供歲時性又能
飲復大好之子與卧霄上詩筒往來時復一把袂湖

三鹿洲尺牘卷八
山間驩飲累日于鱗大喜僕詩特相假借至謂當與
明卿並驅中原卽不敢任亦自沾沾每一書來岱宗
在目陽阿盈耳得此君一言相印可解僕何事更羨
人間耶中散絕交逸少告墓非好相難苦正謂非峻
拒不能豁時人意耳老母幸無恙辱分俸壽之悉足
下故人之誼甚感僕兄弟亦受佳貺野人尠方物爲
荅奈何足下他日歸老須就構李卜築計往來天目
金閭間大快事也甚爲足下願之懷贈二詩并別作
錄上覽羨餘惟自愛不具

又

天下兩寄我中州錄於其時豈不猶沾沾文學臣也
未幾何而枉後訟言汗之矣銓部毅然以爲中律矣
嗟吾明卿何以至此負海內名幾卅載晚收且及
用卽不自愛寧至以苞苴面孔向人誠被惡言無所
自白不猶曰文人無行固然吾鄉里兒且當一屈三
尺哉此殆不可解卽足下今亦恐在夢中也曩不佞
聞中州士有不快於足下者曾微言之而家兄語尤
切足下置若不聞乃家兄以是策足下敗行且及不

三陽沙尺牘卷八
佞夫不佞又安從繕綴今唯有一去免彈射差強足
下耳雖然有業根在人且得以其簡黜之亦未必屈
然有以勝也顧恐足下未達至人之指而猥以世俗
自恨深入怨鄉動成尤障如此則戈戟交於胸臆陷
穽設於牀第憂方大爾足下能冥心玄同默而息乎
則吾願携手而入於建德之國足使子與隔塵而望
矣向猶記足下語不佞云爾故大點卽不吾輩人無
不靡然佳者當是時足下之戶外屢無量也一出春
明門向之暮我於足下前者改面快詈於仇人之側

矣足下回思公卿下車時是真境否則今日之羣嗜
肌肉亦當作幻相看也德甫故有深情醉誦寄足下
詩嗚嗚欲絕不佞亦輒効顰差自放曠然於足下風
人之怨猶是助百而解一也不佞客歲衝炎萬里今
遂困劣最苦復入京城竟以充使命也順受而歸萬
折不注念此地尚與足下近此時尚堪博一還往不
廿日馬首東矣以茲力疾驅冗作此相聞異日卽有
閒身殊少便力當奈何足下卜居無他計否寄載賈
人舟順流而訪我於勾吳亦一策也長郎君復不利

且聞溺幾喪有是乎不佞婦家居復得一雄今便有
五男兒更苦其多比篇章稍富歸田後欲求足下
論之以爲愉快強飯自愛無多道

又

足下定買舟作東游計不海內二三兄弟零落無幾
山林則家兄健在墳土則子與未乾足下不及今命
千里之駕將一掬之淚爲存歿了此夙盟異日竟淹
留成悔無令人復道吳郎薄幸耶于鱗猶介曩實注
情足下以足下有境外交遂使子與得躋而上今那

可復蹈前事足下詩多實際語不落于鱗網中清和
穩密自可弟畜子與與阿奴並驅中原然悉索國中
男子勝兵者不能當元美中軍公族之良表廣漢王
小胡欲與漢唐盛主鬪富終非其敵也僕恐足下離
群索虛而自謂西河之上賢於孔子故以爲規然家
兄邇來漸入小果亦自可議緣其述作太盛取材欲
盡忽生遊戲心不覺時墮香山玉局趣中耳足下試
與盛談一二日觀塵尾擲落時真趣定自何如僕以
狗馬疾不能卽脫人間網而放浪息恣斷醇酎之緣

如欲食兩廡下令肉爰書成風駸駸且雙鉛槧而忽
發十年前狂奴語令其僚儕見之駭爲病風然黃門
之不可稱貞與散僧之可入聖世人何容易解恐詩
道友道漸以淪亡不能不于足下一震發之耳土木
事有成緒否囊無越王裝良自不易豐城王子舊他
不得志於門下今尚未物色得之容徐覓以復茲因
遣視姻家且有武昌報訊畧舒眉間皺爲抗淚數言
快不盡

又

丁今年政六十矣追惟疇昔諸子翩翩跳浪詞塲
年少氣盛銳情此道薄官位壽考棄而不道旣乃宗
梁蚤逝李徐踵喪德甫未詣近亦病殆所稱斯文碩
果獨足下耳然後知年之貴於天下也足下其善自
愛哉稱文章伯官不必稱方伯有明慧見不必金紫
樓閣園圃雅擅一方墨客騷人奔走寓內向之嬰兒
人主仇讐名士赫羲熠熠而名足下鄉人者石火電
光一瞬立盡傳麗之徒獸駭禽散而足下方以未老
之身晏坐而傍觀之其疇爲榮辱得喪不待智者而

能辨也家兄近頗多病今幸康復弟辭浙命從兄學道躬耕課子亦頗自足第蒲柳早衰鬚髮垂素不知能得足下年否耳恒自掩關足不能踰閩域遙矚江上紫氣稱觴缺然深愧古人命駕之誼僅能作二律付奚奴爲我代祝百齡足下其存之臨風拜送倉卒不盡

汪中丞

不佞束髮以來則已習于鱗文私心竊慕好之以爲當今可南北並駕卽萬萬無鼎立理至歸田時乃聞

有汪襄陽得其數言讀之輒大歎服安所得其人哉已又辱周旋于家兄赤牘之珍實所經悉卽小言短辭靡不造雅當其快意若爾朱榮將八千兵破葛榮百萬衆碁置瓦散頃刻立辨兄弟杯酒間時復擊節此自夙衷所慕同之巷議不謂家兄遽洩之明公之側也聞信至忽拜大賜以區區竒苦之蹤無素所介紹之迹一旦辱鉅卿而加之滕生死骨肉感深矣顧重自貶削謂不佞非知言者未敢然也不佞於詩乃似畧解獨爲文恨腕弱不能然至雅俗之間小能辨

三唐漢人片不卷八
之憶弱冠時世嘗于鱗爲不可句者輒咲曰于鱗字
字武趨古人世人自不解古人語耳奈何謂于鱗不
可解也家兄頗徵其言謂爾非私于鱗語今不佞乃
獨私明公哉安平神君之喻非倫乃不佞何敢當焉
方今朝賢結舌此道能昌言立赤幟獨明公耳不佞
幸獲從家兄林莽之間無所顧藉稍竊自娛而于鱗
見之謬謂與明卿共馳嘗自謂得此君一言相印可
解今更辱明公之知則向所稱鼎立者已盡遨游其
間卽不佞老虎林莽亦賢於閭巷之士名湮滅而不

稱者矣賢季病不任仕故有第五之風若不佞者寧
足爲人弟而明公以相諷耶幸以不佞言寬其志當
不下枚生七發也伏承大寇就縛東南民命藉惠良
多豎子不曉兵事竊謂明公破敵正用作文法耳頗
欲爲凱歌相紀迫冬苦劇未敢輒就倉卒報言不知
所裁

又

閩信至再得明公書所以獎借不佞愈益厚矣卽無
論節鉞之重先於匹夫明公自顧雕龍之任人間可

三原沙尺片
四哉乃者琳琅珠璣斛致而橐藏之矣僕何人斯獲
此之麗士仰知已古人所以願為之死也雖復剖心
以酬所天寧足為喻名士無多以僕不羈之意豈所
推下向者實短氣於大巫僕家夷甫便以阿平相付
在明公事業寧待僕為重而惜惜若此百世之下當
令人想見盛德耳族人從事信返已承大府回祿之
儼豈造化妬完不欲即使全編行世耶雖在兵間計
多有大手筆倘獲嗣音幸不遺相示足使盲者起視
德一章將無以率爾見晒平海歌擬為數絕使者

督發未敢卒辨也以明公見顧重亦令其略可傳述
耳再辱重幣紫已布衣不能佩賜奈何覩縷之悰百
不一致

又

周直指來拜領珍贖兼獲聞動定平康殊慰饑渴澹
圃之成卜當有大人屈之為重而明公實先至今草
木欣欣猶有榮色不識可再下梁間楊乎家兄兩被
召命勸駕者紛然能直道胸臆聞事不為相強語獨
明公與陽和大史耳知已故自難得世戀小人也惟

三廡沙尺... 卷八
怯死畏難無他遠志倘容老死澹園爲漢陰丈人足
矣卽有再命豈其令大匠袖手而小人代爲斲乎明
公幸自愛以領蒼生望羔鴈行至矣直指之來適故
人吳明卿在坐日夜供酒漿不少休乘隙作報不
所言

與曾于野中丞

文水維舟精廬把袂恍若前三載辜別後灑然思之
吾丈位尊而隱弟位卑而仕而契有甚於金蘭情不
渝乎寒暑則自信古入之心能在形骸之外矣厚禮

見投恬不敢辭蓋以南北跡分恐故人疑我退心不
爲年伯母太夫人償諾也瀕行頓劇欲死鑄心不忘
歸途雖處舴艋強策病腕爲了此事慚以蕪詞掩我
明淑顧黔驢技止此矣抵舍後執掌非人欲遣送役
旦夕無暇而拙文在笥簿報猶稽日若負刺及是始
得遣敬囑去羽母有意外浮沉之事蚤畢故連令病
夫夜卧得安枕耳冗極竟不及道他言至於近事亦
不敢言言外丁寧杜門加食而已

與張助甫

向於楊大名所附往二詩久不得報意謂有洪喬浮
沉之事不謂足下乃為河伯所苦聞之尚聳毛骨也
書來得輓贈諸篇卽一字一淚猶不能盡感慨之懷
遍讀新詩擊節數過律隨年老信然信然足下政於
邑左遷不知司封時得此等話不執政者之於足下
不無助矣久任長沙計宣室之召不遠迂道吳門得
一把袂為幸至乃高蹈之言或是雅懷竊
宜足下二尊人恐亦未便相許僕兄弟
不礙受憐於人業已自脫羈鞅往往豪舉酣飲六博

事未

此尚

時作里中少年之態足下所誇政自內所不足恐不
煩偏師相待耳令弟新詩漸逼足下兩家兄弟翺翔
此道絕是一時盛事愧僕才稍劣溷廁其間惟應努
力自附而已使者督發日為詩酒二債見逼勉成數
語并荅令弟一章馳覽嗣音幸毋靳郢削也苦劇不
盡

又

黃叅軍昨告行已附數言為訊不意渠尚未行而更
得足下嗣音為感為快非口語能道也自得家兄俞

三鹿洲尺牘卷八
旨兄弟間爲樂彌甚弟遂無日不醉而苦乏酒資得
足下大惠益復治具歡飲然亦坐是不能作荅良可
咲也綠波樓勉作大書殊不足觀足下倘謂可用用
之不然擲却爲我藏拙耳詩已得二聯醉不能就而
去人苦迫不能待弟醒且作八行遣之俟課就當嗣
致亦知足下非所急也令弟文又閱一番過其人才
趣似非江以北所有翻恨太趨時太短簡掩却胸中
自得之興意欲令少縱之而痛除新時文一種套子
何如其文不敢妄下黃且亦不暇大要意盡此耳

領足下命不復報謝謹以所蓄元人書卷附上餘情

尚鑒重言

上董宗伯老師

世懋入山不深竟爲人所物色 國恩至再遂不得

辭出山小草殊無足道然以葑菲下才叨冒三省菁
莪追惟始路秋毫皆洪造也迂道菰城卽不敢望後
堂絲竹冀一見臯比受教而行足矣不意安車乃出
孔道登堂瞻拜懊歎躊躇欲返故道迎謁中途而潘
司寇業已相遲不得已留小僮持不腆筐篚爲獻顧

辱使者追致教儀捧誦不覺感泣白首傳經以半載
閱八閩文此苦自知誰能爲不才道此者師生誼重
今日乃見伏庇獲竣場事得餘皮骨歸見我師蓋望
門而喜可知已冗次率爾報謝不知所裁

與陸侍郎

前過嘉禾與家兄別惡抱嘔卧聞我翁且至竟不能
回棹奉晤蓋爾時猶是確然一布衣也比竟爲家兄
所愚移文境上哀請弗獲見憐而星變斥幽萬知無
瓦全之理又特爲當道所保持於是屢病迂繆之軀

始不爲世慙有矣家兄又得尊

感大德弘濟敢

不言不待罪三郡日夕皇皇

天僂然無

異才竒勛可用報塞而公事

人間往來之禮

與素負詩酒之癖盡人捐除土不能爲進取之計下

不能遂匹夫之私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我翁將復

以悲令弟者而悲故人弟矣譬如小知見檀越沾沾

欲作辟支果而如來必欲引之大慧正覺併其漏因

盡失竊自比於牛馬得以華陽桃林之恩死且不朽

惟我翁留意焉臨楮無

係馳神之至

上徐司寇

世懋始者幸托弱息於門下不意蒲柳緣輕絲蘿中
斷生平䟽節重以奔走畏途日不暇給分爲門下之
棄人久矣昨過吳門人有言於世懋者曰少司寇私
君特甚亟言其政事於朝竊自怪歎何從得之旣而
奮曰明公以古人之道待士士亦當以國士之義酬
茲來以簡書之忌旣弗獲時展參承則日夜跂望竣
事庶其傾倒夙懷何圖小人福過二豎見侵雖王
寬於網而鬼闕其室說堂之後頭痛痰嗽瞑眩幾絕

爾時但以生見家兒爲望遂堅乞骸之心業已入䟽
銀臺婉白當道惟束裝待命而已敝館蕭條賓顧雜
沓重以靜攝無所藥餌不便遂潛避於史氏別室以
致八座空駕榻前失主荷荷何言卽今百方調息暫
扶行竝而應對稍勤狂火輒熾飲食少溢噎悶立生
頭岑岑而時楚心搖搖而夜懸明公視此人尚可令
裹冠裳而對公車令耶留行諸君子未悉其東動以
壯年不宜高蹈爲言夫以懋之蹤跡汗陋明公所知
少尚不堅下流歸惡龜勉三載幸爲元相保持邇以

明公吹噓之力襍線之技織悉上聞不以此時畢力
當官少自豎建上報國恩下酬知己而中道無事
自引使機會坐失格局無成是日詭故不情禽鳥戀
巢於喬林狗馬搖尾於飼王三施未報警然自便是
曰背德不祥懋誠非人哉而忍蹈此二愆也嗟乎使
夏枯之草易質松苓朝游之羽換胎龜息卽位猶郡
縣年垂耳順如薺甘之矣所以棄榮祿其若遺蹈疑
罪而忘顧蓋誠自見其難支少復係戀必爲道路之
悔無疑也倘假明公之福早得生還天其賜之餘齡
則有息紛絕慮誦黃老之微言而已惟是知己之恩
埋首已無報日惰脰尚有餘情不能扶曳躬謝謹令
家僮泥首代叩倘命下之日席重言於銓衡速爲
覆允燕見元相一致感泣之私此病夫望外之幸也
氣結力備握筆再四縷縷不知所云

與楊仁甫

不佞狗馬之疾無能任越人子弟師幸聖主憐而
予之告中外談者謂不佞少當其意卿寺可坐致且
幸未老奈何遽自棄而負上恩鄉人父老艷狂夫

得請者見以爲田園足自樂何苦鞅掌他方釋其親
子弟不教而教他人非算也王生討良是嗟乎罪我
者誠無所自匿卽豔我而爲是言罪彌甚耳不佞之
不可出要自有難相語者第 聖世方泰清群龍滿
朝得一人點綴林間毋問所以亦自可耳明公千里
貽書相賀謂越士不能久有王次公將無亦當世鉅
公卿見耶使僕力可任此卽老是官胡倦而他之也
從子蹭蹬忽有此遇不佞展齒可折太保勳何可遽
冒人苦不知足下有兩姪四子亦復日曉曉訓之將

無解於鄉人之談耳門下久勞苦州郡 朝廷已知
行能當於宣室之召休沐故里一視尊太公眠食令
不佞獲聆大雅之教當不遠矣峴首大堤引領若見
不能顯一介之使而以不腆之謝重勞使者惟門下
諫之

與張尚甫

僕居常扼腕衆口謂操觚者豈辦作事見足下繼踵
家兄領天雄節稍稍爲向來文人吐氣昨從鄴下順
邯鄲北下中山中間多足下所部問詢開府何狀乃

小吏亦能道之德政洋洋欲踰王長公矣則又大喜
過望單車游子簡書是畏卽不能迂道相過爲平原
十日飲然伊人之懷已且斷濁漳間矣入都遇王膳
部首致足下書知故人遇我厚重以懽然快若覲面
郎官政令不能出一室之外欲遣一力走謝足下泊
中山太守分力不及正與新魏守言欲附尺牘於廡
養恐累太守謦折渠言此地多貝魏人易達耳何意
逡巡問復爲足下先之也披函發械穆如清風至耀
人必奇刻照我以明鏡感佩何言僕雖名清曹案

之苦比於錢穀間與梁舍人輩唱酬忽忽無多暇核
吾二三兄弟貴遂爲諸君繆相重然如候蟲鳴於早
秋猶多斷響未足動足下聽也黎惟敬乃獲與足下
周旋此人意興不可多得今便屬我輩矣家兄乞休
未允已爲改限足下遲念良苦然昨書來知老母患
脾癰未愈卽僕方寸已亂且暮圖歸渠安能舍而遽
出乎念言至此萬事灰心淚浸滄筆端下矣恍忽不
知所裁勿罪

又

始家兄得請廟堂諸公皆謂勉徇其意母令若弟亦效乃兄爲則不佞已心知不免矣幕府外若爲相信語而內實推轂左提而右挈之不佞安得以不肖之身自愉快也八閩 命下度不可辭便須速赴以母誤閩士遂稟於家兄而出歲暮抵任矣家兄近入山愈深茹素斷客不佞於家無他顧惟手足戀戀昨家信至得其善狀欣然可專意校士今自汀始黽勉終事待幕府入總百揆當從乞身耳向未通政地一書今起爲外吏似當有謝啟故遣閩役投空函念前門

近可便附起居託拱辰侍郎致之不盡之衷則具在別楮

寄徐子與

不佞從秋氣至則已踴躍索裝爲訪足下計矣不幸爲瘧鬼所侮日夜作劇今乃稍起牀第間行耳卽不能風牽率家兄奈何吾輩事事坎坷惟是一二故人歲時尋一好會天復靳之何哉忽得足下相邀書奮然欲飛氣填胸咽間不知作何計足下領二大郡歸篋中蕭然至賣山以償僕兄弟何窮也假令僕兄弟

三鹿洲尺牘卷八
當食息之美有以奉老親者豈忍令足下至此也承
動履亦復違佳然足下棲名山謝世氛足可定志何
但養痾獨不佞處塵寰中對俗客日不暇給賴卧病
得少休休復何益居每自恨丈夫業已謝冠裳當杜
門共古人語耳何至又以不用之軀受人間不急驅
使耶然卒無可奈何此真命耳讀足下諸近體乃真
有雲霞氣哉蓋自愧遠甚也石湖歌歸卽草草就久
不得健步致之足下恐不可無此作于鱗古樂府遂
出人間當勝後十九首政恐世人不解亦不必世人

解也書久輒作眩遂不能悉華諒之

又

使者行正以隔日事耳不謂已達閩中復得故人嗣
音鄭重綿至兼損惠織成過厚且感且愧弟本燕市
酒人酷不愛涉世情爲舅弟親知聊復強作解事人
今幸家兄以九卿入都物情旣歸弟便一切推付差
得高枕所苦酒食詩文餘波見及日作逋客竟與朱
博張湯了富公事滋味無別每一思之匿笑不禁天
曹大是華要苦海亦復不少弟浮沉祠官畧足藏拙

邠曼容是吾師也足下以不得此爲吾望至推附百
六之厄白首故人猶作不相知語耶萬里比隣要在
襟期離合聚散正復茫茫勉旃強飯聽天而已

與戚將軍

向聞君侯入山採芝剗爲酒鎗大勝事也云當損餉
王生意所津津得一饜耳何乃舉三所愛而盡捐之
冗曹郎哉此草三秀僕今遂得九秀燁燁玄采沆瀣
將之南山老人昔以療饑未若今爲酒人用也登拜
神杯已分逾涯至乃享以新書配以珍品副以兼帛

龍飫茲多消受彌難身非名士何得擁裘帛而口異
方之味讀道經而手玄芝之杯凡所以潤飾五官充
澤四壁皆君侯賜也心銘顏汗何言可喻家兄聚首
甫邇旋有遠離昨送潞河言還復爲吏道所窘竟日
逮夕卒卒靡間屬材官告行倉皇未有以應且飲德
深重誼不可以筐篚下質復累介者出省張燭手發
空函爲謝郎官卽乏騶從當遣僮奴步負踵叩并賦
玄芝篇上記室一嚔耳憊劣不盡所陳

又

前見羊道長疏知晉人將不利於公意必不巳然今
天下幸少安耳卽一旦萑苻竊發又將起公而推轂
近微聞薊邊事楊將軍不能措手邊人已思公張開
府不得已而羅致諸文臣有才者然恐終亡踰大將
軍也不佞病謝客三載自謂可沒身道民然雕虫小
才不能自晦而竟就牽率七閩白首老博士晨夜觸
瘴霧行日雖黃百餘回望栖真舊業杳若隔世大
將軍乃欲北面家侍郎徜徉雲水之間乎過矣過矣
諸少年齟齬公誠無所不至顧廟堂自有高識弘
領教倉卒報謝不盡所欲言

與王陽德

每接信教有貺必家杼無言不脫俗僕昔與嵒嵒中
丞往復洞見底裏亦復如是若使人人盡然賤民幾
不知有桑梓禮矣吏道多迫公能不爲擊縛植秋英
數種於官舍招游子來歸共賞世網森嚴婆娑後時
每愧公斯言未嘗不撫髀而興歎也幸以樗材蔽拙

王廡沙天...卷八
間局差得理諷嗶之業禁酺斷交塊然自守賴裕
過從談稅爲日而寒士不得有其蓬華公又時相
致遂有窮冬南轅之役深恐一日墮公羅中奪我
友爲之憮然茲行云從江上竟返求嘉第與公相
耳然恐未能恣然也東南國計民力恃有公在無所
令不佞置喙至家私事又不當以溷公唯一從子粗
有才致而少不更事公幸時時督過之勿令通賓客
也謂裕卿行不可無訊輒附數言可露板以聞者至
手狀草率無民禮公能諒之朱在明失意歸沙渚菰

蘆中難生活公在鎮可耳後當奈何

與王胤昌

頃辱木天貴人迂道見訪適當病夫乞骸之日僅僅
榻前數語私心悵悵迄今恨之家兄亦具言門下靜
退之懷令人慨息竊計病夫之得請未必爲門下所
棄也茲辱千里損書擊節三歎若有味乎其言之者
明公澄懷觀道吐辭流響特假病夫以據其逸耳然
世懋何人而敢當明公傾注如此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舉朝瓊龍得一士點綴林間固無不可然必盡退

而後可誰與 人主共理天下哉丈夫行事不必盡
同要在各有所爲而終無所戀王摩詰云曾是巢由
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卓哉斯人
可與言道彼西崑東林之徒未達斯旨也人病在是
已而非人又或因人而失已邇者群龍登召世懋未
嘗不欣然而拜送退而偃卧於澹園亦不自知爲隱
者流也敢以此廣高賢之懷不審謂何如累屨雅賦
田間無以爲報聊寫扇頭近作酬萬一倉卒不次

又

來諭謂出處俱在心無所繫此固是聖賢喫緊第一
義然此言徹上徹下尚得與人遮蓋僕更有一言不
論出處孰是孰非全在所以出處有真是真非耳士
大夫有志用世卽不能如古大臣行義達道亦須作
于肅愍劉忠宣事業庶幾食祿無愧若逡巡取厚祿
高官恬不知止而牽引巖穴之士相與獎進使之失
守此亡異東吳富家辭宦路辛勤日取歌兒舞女爲
樂悻悻自謂得策反獻笑於奔走任事之臣也僕今
已嗒焉無意當世第日憂享受太豐事負歸志內顧

澹之一字名在實馳此之不暇而當事諸君子日相
推轂使之坐不帖席卽數爲請告如文融選君者尚
爲人言動搖有如公勗以堅志爲道義之愛者蓋指
不二屈矣三復名言良用自壯讀尊公老先生狀具
徵家乘之實家兄已如教作傳不佞勉讚數語塞白
而已公月俸且九年奈何不小須進館撰而後去此
雖非道義所關然實近人情處恐尊疏不得行也偶
抱微痾率爾裁謝不旣

荅朱秉器

不若足下損書及詩披函發麓快讀數過是何瓌麗
爛爛之至此也王生故洮洮易竟足下才可百之奈
縵相規倣豈成風之匠故須郢人頑鼻爲質耶病
入東望每愁不得生還何幸乃辱柱後惠文彈事竟
何移病明當發矣亡論杜門結舌懺悔夙非卽雕虫
語一切掃除進不能爲儒爲吏退不敢爲僧爲道
農課子沒身而已足下遠携金鑑對揚丹陛努力
以飯勉事 聖君何得亦視王生沾沾辟支小果卽
真夫人有靈當望縣官賜祭品石增飾豈須足下守

不傍尺土耶闕所貺回理入神大似劉松年筆此非
兩夫囊中所當得有足下竟詩其末豈非迫我以必
及耶偶得一犀杯頗稱佳製併詩扇一握非敢云瑤
室之報聊以當蒯緱之別深山白雲長與足下形離
以更叙許語恐似賣菜求益足下諒之

又

吾姪處得足下所遺尺牘新刻公傳之惠知故人
卜忘巖穴乃爾然已聞雙旌入蜀矣念汝嶺峩眉間
自問豈掩關病夫所能開門與致須足下開附近地

當遣田間奴一報謝耳然衣袖中字故不減道足下
亦不能去口每念助甫明輔偕足下三星聚汾晉間
唱酬能干象緯欣然若身與之蜀中山川奇勝復爲
足下所得詩當更進一格矣間并遠隔郡城諸公遷
除都若不關忽有稱蕭使君者遙致一刺不知何人
得足下書讀之始知吾郡二守能爲吾黨善郵快甚
然足下問遺至再矣病夫獨無愧於心乎蕭使云祇
須一空函爲答顧偃然不一獻酬便是無復人理卽
重累蜀使無可奈何至於不作浮沉猶未可必也萬

里片言以當會面歛歛久之家兄前當致尊意念橋
公宦况佳否見間望為致聲不盡

寄穆敬甫

往迷職京邸一病三死世乞骸謝遣人間諸事偶
金石銓部視疾寺中果強對談及東泉兄愀然動
色因破例草一書氣力不能周遂轉託東老致意門
下雖愧疏節然於時四方問遺實無第二札也求退
不獲捧檄再往殊已汗顏而當事者不諒更困以關
中之役休沐過家會高使君見授瑤械厚幣至把扇

新詩讀數種佳刻爛然盈目應接不暇雖復歡喜
感刻而中不能無赧然几杖之意然自是益窺門下
丸顧之重空谷中無足音而喜其情可知矣不佞以
多病思玄忽值里中仙真之事傾心歸嚮今雖不免
一行而味如嚼蠟卽夙昔雕蟲盡為土苴門下乃以
一關中老博士為不佞色喜門下試讀我 雲陽師
得家庭尉所得百千鱗明卿何足道哉觀於海者難
水門下幸毋咲其迂狂也行迫篝燈寄授高使君
盡之懷尚具別紙

荅鄒彥吉

先生以妙年爲賢太守銳意追作者一時風流聲籍甚而獨盛推轂兩王兄弟將如司馬長卿以晚梁故莊事枚叔輩耶然不知病夫精銷亡久矣家心視不佞十年以長掩關學道猶復力操筆不休以於病且憊不佞才不當其偏裨而早衰過之鑒其苦益自袖手然至捧雙魚之尺素誦百疊之妍辭未嘗不作技癢態也故知至寶炫目不必西域之胡夙業種根難忘袁生之士室足下宦業無涯而

獨以質直之長孺自任然武帝時多文人才士長孺不能兼也物忌多取不佞竊爲足下進止貪之爵矣黃州一集膾炙人口穢語胡足爲名集重而猥蒙稱謝重以慙慙厚儀輒已拜嘉不腆卽附使者以報無田間奴可用專候幸恕疏節餘情尚具裏言不旣

荅李本寧

往時薛長樂言政虐作殷洪喬耳此聞間關而達卽亡論字欲漫滅所可惜者是下情厚不當復作報書今終爲閩海若鮫官中物也世懋爲積勞所中驟得

痰噎證從春入秋寢劇自度不起荅陳玉叔書徧與
海內古懽訣別足下與明卿助甫最所鍾情也已賴
聖恩予告還卧澹圃遇明醫稍稍見起色日事聖
靜業一切謝遣人間事卽令弟遠過自白下來此
不一見其面業已尊生不得不爾嗟乎世所稱石交
故人欣戚共之足下大夫人捐館經歲病夫不能知
知而不能伸祭酒之敬至辱命以幽宮之辭而忍不
出一語非人哉世懋之自託於足下也足下已矣病
夫卽微惠不卽填溝壑已作魏王棄瓠足下無所望
乃喉吻間咯咯作痛輒復放筆惟足下諒之

荅喻邦相

嗣音聯翩千里遣人殊自不易幾令足下成輕簿茂
宰扇頭新詩以于鱗拂衣並稱小夫器淺何敢仰攀
龍鱗第亦有勝渠一着當不作出山濁水耳足下以
爲何如僕多病掩關頽然欲似阮光祿無爲爲宗餘
興寄之課兒弄女頗厭雕蟲幾欲共酒德並棄今爲
足下強賦一詩遂以元瑞附庸懶意可掬才乏挽強

乃欲一箭落雙鷗無是理也足下莫輕道長卿長卿
故自不易才但非宦途解事人耳渠爲僕作一敘多
稱說神仙事元馭畏禍令亟掩之今密寄足下元瑞
人各一冊但可自娛慎勿示人也雅意當爲達之恨
恨不盡

與劉晉川學憲

不佞歸田一載遽蒙召起而接高賢之軫國恩如
是寧當復以偃蹇故事應之卽明人勞茲土得鄰
壤之人爲代謂可朝發夕授區區之示豈願爲

情之事以相負者卽無奈狗馬之病真知其不能而
力辭之耳浙役至重辱賜教且聞台旌將駐嘉禾以
待爲之懍然業已無可奈何行止惟上命而已有
如聖恩見憐病狀卽念明公久次強起得乎萬一
如尊教所云寢格而病軀幸可強策且爲明公榮任
計乃後再爲身計耳役人悉遣還事臺下候得報卽
不免者呼之易集也力疾草謝不旣

又

得請之後輒以狂言上干葢區區隻眼亦能竊窺竒

抱於言外也適承賜教重荷表裏至言了不以迂僻
誤乃公事爲望而行正益自舒暢令人羨服無已不
佞故與孫文融考功善昨者以書直責之甚切此君
遂排衆言爲不佞了終身事小僮歸已得其報音矣
明公謂浙士觖望以潦一病夫接蹟高賢之後士子
繆循浮譽初猶望其能作曹參一旦如楓落吳江之
句意味都盡擲却江中故不如匣燕石以誑鄭人隱
然尚挾在山之勢也明公以爲何如厚儀鄭重殊不
當所有一二妄刻聊以爲謝諸具別言不盡

與屠長卿

門下之自穎上遷也蓋郵筒誤以青爲清浦爲河不
佞誤爲扼腕又誤移書於藩大夫陳玉叔玉叔書來
云足下誤也渠自青浦耳然非足下言幾不能深知
有屠長卿矣僕自是始知青浦之民獲神君也而家
兄書旋至云今江南治亡踰長卿者益悔不早自通
蓋僕以小婿故占籍部下亡論故誼卽邦君宜亟問
矣家兄云吾爲若代候僕唯唯幸甚然終不能自安
已又得門下報書又重自愧昨上計道吳門則聞百

口之頌彌甚今世士類嘗文人一切無用若門下爲
吾黨光何愉快也不佞江右之政卽無當門下未乘
乃亦不至輒落人後誰謂其以風雲月露爲累哉海
若不仁禍我南國獨門下爲民請命甚力今幸留不
入覲此殘民福也明春事竣南轅卽冗劇亦當求一
面教舟次丹徒顛僅代候縷縷不悉

又

先生之好不佞至矣顧今猶徧體常人事何所當昌
歎之嗜也曩扁舟東下布衣蔬食快然若有所獲歸

而兒女賓客之累日以滋蔓恐漸引而去大負歸心
卽異日者上真憐而拔我寧當以血肉行尸領受之
耶足下爲不佞謀作何居也昨考兒子輩謝遣一切
始得作七絕奉酬然不中清都妙音下陳足下幸批
而教之久謝筆硯爲俗吏比校士關中愈益自廢行
柴車舡艫中口占紀勝積之遂得二幀不揣願有請
得一言領袖之腐辭腥語便轉作烟霞觀矣足下寧
有意乎當刻日走使以領西來垂橐無以將緇衣之
好惟畜一扇稍佳而又以拙書減價言此真堪一粲

與王百穀

僕每過從黃徵君臥玄芝館中匡坐煎茶歎其幽絕以爲不可有二已乃聞有百穀山人者其爲詩若文與相上下而持行若介過之意其人孤標高映爲不可近然梁生伯龍雅能道之以爲百穀遇二君當自把臂入林僕徵其言未敢輒相溷也亡何聞百穀游太學受知好文相公一時聲籍甚被淺淺者謂百穀非故百穀矣旣被大故歸徵聞臥苦塊間門風泊如故是子雲屈耳僕誠私心慕之輒不自量託求佳篇

以媒自通雖拱壁旣獲而顏色未見日夜汲汲負

渴之懷不意遠勤使命損書及詩安仁之篇爛若製

錦孟公之牘獲者爲珍而僕無纖芥之能一旦致之

豈以僕兄弟爲知詩者耶僕每見人好是古非今不

知今人亦有相及者弘治以來作者往往馳驟唐

風試以黃徵君及足下詩易名而雜之初唐間泠泠

然有餘響也僕幸得掃布衣之權頗欲敲金擊石辨

其淄澠亦何敢嗷嗷吠聲爲時俗之見哉僕今見足

下之槩矣誦其詩讀其書卽未識其人不取與於把

三廡沙天片卷八
臂之列亦決知非不可近者故因使便輒布腹心以
當會面使者督發倉卒未罄尚圖專致區區清和之
候或能買舟相訪珍重

又

足下食四腮鱸味定佳不歸棹經故城計必償夙諾
掃門焚香敬俟大德不謂竟杳前期昨接教言欣若
會面知延遲之念彼此同之以僕爲報南門之役足
下殆未悉僕耶僕侍家兄疾所不得已則一至貴城
殆緣訟事後以華氏從女之喪非涉苦海卽蹈情境

何緣得侍清言於禪室哉足下宗清淨之旨不妄過
人僕故能諒之奈何復委罪牲畜此不足難僕但恐
強致井丹復云須君侯甘旨耳一咲一咲公瑕丈歸
倉卒裁復不一

又

往與足下別政謂停一日便可得請草草都不作情
脰想無事爲潘中丞見迫躑躅到今將席一量移返
我菟裘橫彼新命跬步桎梏不得已且復棲遲涉世
漸深疲於吏道精氣內虧形觀外敝每一覽鏡鬚髻

三鹿沙人片
三
膳然雖人理必至惟其驅使先期未嘗不擲鏡而歎也半偈菴主人深日花闌茗椀枯坐已便是極樂世界况乃攄葩吐藻時弄天花寧能與爰書獄吏較紮長短耶會是風流夙債未盡小有紛紜刹那間一照盡矣足下甚毋誤認此境生噴於牛背上俗子也家兄本已得為間人世緣未絕被人牽作官人令出又被人呼作牛馬令歸要知出是虛華寧須認冒作實倘能勘破從此更得受用足下以為何如執掌之人時於夢中作金閨小集醒無以為寄偷交承之際課

上李中丞

得一小詩官貧不足分俸積俸而蓄數陶半載一遺僮奴還太自不易幸足下憐其意而存之

職本病困思歸忽聞臺臣指名論列以為勢必不可暫留而情必不可曲諱且恃臺下兩勝厚誼竟忘按院未同之言情若以子告父而心如一日抵家贛詞色自謂必獲大譴顧蒙褒獎異常手札慰勉捧誦感泣非不欲少住數時以荅至意顧頑石之心既不可轉而狗馬之病又日益深半載始得家書無非不

王慶洲尺牘卷八
三十四
堪之事中夜涕淚孑身莫倚痰暈遺血一時併作念
及孤魂旅櫬毛豎骨寒若稍遲延必致溝壑茲不得
已歸至耀州以臺下旣賜慰留似免叅劾職今方可
言病而垂死謝事之人尤難關防吏役卽繳 勅印
按察司訖按院昨蒙手札慰諭知皆臺下吹噓力也
今勢不可已而徒淹留一日受一日之悲酸伏望臺
下始終憫念破一切之慮言於按院協意速 題則
職之遇臺下爲不虛而黃冠沒齒無憾矣職昨得河
南王副使書云科道疏爲申余二老講求已不覆矣
正故知不覆有由豈可以此而遂醜顏校士耶無論
校士卽今停潼關多日繼彈者亦且踵至臺下爾時
得無亦有悔心乎職之甘於事此久已失當道之心
而罪不至于削藉臺下自可無慮也詞繁意亂統恃
所天臨楮無任哀祈之至

與王明輔

三載外吏遂老江右日流汗簿領間黃蘆苦竹望晉
陽天黨不能覓便一慰故人而明公乃從雲卧中擲
孟公之牘存念計吏大都山林之士好絕問遺爲高

三鹿洲尺牘卷八
必朝士先之乃肯作荅而中實有空谷足音之喜此其夙習然僕以為尚未能脫形骸之外若明公不以鄙人疏節為望而累先加遺可謂近道顧僕尚存朝士之迹安能不歆然於衷耶僕向者亦嘗廁侍從之末詩酒之外無可自展幾誤一生得罪外補頗見錐刀之末技即不能如肖甫好我之辭亦未至瓠落人後上計幸免斥幽忽為二豎所困霍然大悟堅意乞休雖廟堂苦挽而頑痴已不可化舊頗好禪宗之指近以養生復得玄解始知三教之理本同蒲團一坐

萬緣水釋歸田之後生平夙業一切屏棄明公能許我遂成正果耶令郎計偕累辱相訪病不能荅若放歸命下不能待泥金之報矣豫章錄多出按君他構僕僅助一二耳所長不能盡用然故非家兄比也蹇公補學憲未得晤而僕已懺悔綺障惟為人尚作大小真草書今強書四幅一時無劈紙聊塞白耳又斷麴生緣無從發張長史興也廣慧寺如驛傳劣劣僅得報不具

又

弟謝病杜門三月餘昨始乘籃輦一赴故人哀歸而
見河朔急裝人在門出其囊中刺則我公名褒然而
冠以葦服兩言亟問使者不能荅讀其書始知所謂
也我公近輟伉儷之悲而遠存故人子弟之慶卽弟
輩以平等心游方之外亦安能不有槩於中而引領
北望故人高誼耶家兄雖掩關兩載身累未能盡脫
况在下走何能遽爾遺物然筆硯生塵樽壘出質亦
未盡如所傳文酒高會也舍姪叨舉下尚有四子兩
姪近築一澹圃頗曠然日坐卧其中課諸兒文業惟

此猶是世法耳邇日新除卽元馭家兄未免勸駕自
惟不敢以浮榮負師恩不能以性命酬知己遂爾堅
辭幸有道故人爲考功郎悉其病態竟獲所圖海內
疑咲者相半倘遇高賢必謂萬分當爾卽不佞亦不
自謂難事也公惜惜近道願見之懷彼此同之無繇
縮地臨風悵然

荅楊止菴尚寶

不佞於有道別八年矣清風素節每於梅花月下思
之若見顏色待罪賢邦半載日夜扶疾奔命弗遑脩

步謁之敬昔陳蕃未下車而訪孺子其人如玉門下
何忝昔賢乃不佞自量非蕃甘爲俗吏有足悲者潯
暑中過信州聞隆中僅隔一水竟以簡書之急瞻望
而行門下德過庚桑此邦之人愚於畏壘幾不知有
禮賢之事故每發端於當事者冀以動其緇衣之好
非欲緣此求通於故人也門下何從便得之而屈羊
裘之高以伸綈袍之戀耶玄黃實篋華袞盈箱登拜
魂搖謂若從天而降也不佞浮沉十載自悔失計屢
欲引疾內爲家舅見持外爲臺司所策不得已停厝

懷玉移文哀請而進退維谷事尚有難料者蹤跡庸
陋懼以盜賊餘財汙人故匿而不敢自通今門下旣
不遐棄似謂尚可與言者不佞何敢自外不一陳固
陋于賢者之前哉願惠嘉禘珍味一一祗領盛幣暨
笏非歸人所敢蒙請辭使旋先此附謝統俟歸計稍
定專候興居不盡

又

門下林居將廿載土木形骸金紫弗御而天下人士
視如翔龍威鳳以得一覲面爲快不佞懋幸託蘭省

三鹿洲尺牘卷八
故權又五載備員貴邦得時相過從辱門下不鄙腐
鼠之蹤時損鷄黍道平生權如桓車騎獲見劉長史
條桑之下向人輒稱述高誼此自不佞沾沾席重耳
豈意高賢更用此爲感也自承罔命日遲台旌知初
有鬻鬻之志令人慨悵已聞幡然就道十三日榮任
之耗飛渡長江而來則措紳欣欣無不爲世道慶也
方擬專人奉賀而尊教已先之矣辱示知雲陽有破
冢之憂風雨小侵玉體靜攝有素計已勿藥憑限尚
在黑限之內於法中程俱無足掛尊慮者唯是瑯琊

山色自昔優賢之地兩卿皆一時人望而門下又以
清德參之從此滁陽價重寓內矣辱三君子之不遐
棄一衣帶水阻我嚮往有懷耿耿如何如何

復王汝明吏部

客歲捧檄入賀扶病狼狽往返通不及叩謁門下一
拜老年伯几筵已乃淹留境上移文乞休重爲兩臺
敦迫不遂歸志勉起視事久之浮梁張令尹始致吾
丈書幣祇領披誦具悉故人高誼一行作吏奔命日
不暇給在饒二月事端未定不敢輒附報訊茲返南

康偶有歸人之便輒令代泥首以謝自星變以來陵
谷日異人情洶洶弟雖賴庇苟全然譬之日斜霾起
江中陡作風浪而弟以破舟折棹簸蕩其間茫無收
泊仰視茂林脩竹中掩關高卧神仙其爲健羨何可
言道不知有日到岸容一叩玄扃否第恐東山望重
提鼻不免又使歸人悵悵靡依耳倉卒布衷覲縷不
既

與李仁甫

非使旋已有草啟奉復茲至耀州扶病點檢爲長別

計而大小事宜無一不欲仰賴門下蓋業有心期矣
王家馭昨歸卽欲告致仕彼非爲求道也到任後得
科中言去志益堅書中頗罪弟尚爾淹留第云申余
二老言之當道本已不覆使元馭與家兄得終道民
弟歸有所幸矣弟今所患患爲中士若存若亡耳寧
復畏下士之大咲耶此言唯吾丈可聞也近來言事
者動輒指人不孝以元馭家兄不能免此何況弟之
不才今若賴鼎力放歸免於再彈得歸骨先隴之旁
爲恩大矣鄙見頗盡別揭非騰口說者比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不得不哀鳴耳弟今且留潼關候疏出而後行 勅印出門身輕病減若再送來是吾丈必欲殺之也弟當爲張吉安生百姓寧復戀死提學耶弟隨身止一僮餘人在衙者須早發來意欲用一車免夫扛之煩惟尊裁之

又

前勉諾尊委遂於佛頭拋糞方退而自慙不謂門下繆以爲感也數千里外奉雅教厚幣者再矣世有一月萍蹤得如此寅誼否表裏深言似以僕爲知文又

類知道者韓子所謂聰明不遠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在彼故爲遜辭於僕當成實際耳明公行止任天內含大美當自有悟入處卽不然爲一經濟鉅公亦足了天生豪傑意若僕歸而無所豎立徒抱子弄孫亦安能勝求田問舍者耶八世隙駒轉瞬萬態朱公之去徐公之逝皆近日事也明公視蒞任時人有在否譚子云咲傀儡之假而不自知傷朋友之逝不自疑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屢辱分俸似傷野人之廉然數千里卻之殊自難爲情勉爾拜賜後倘

有相聞幸毋拘世禮也縷縷私衷尚具別紙

與周子禮

始吾讀莊氏書而疑也已又讀郭子女註而益以疑
中年乃得林希逸口義旁引直解若然似中其窾縈
以爲天下之寶在吾筭珍而襲之有年今吾子發吾
筭祛吾襲迫而奪之以供貴人之玩吾歸而俛然若
逆旅之人喪其資斧也不得已始就夫郭氏註而讀
焉目不再過妙義迭迭快然會心不知夫手之舞而
足之蹈也甚以感吾子之解吾毀洗吾垢而蕩吾之

糟粕且恨不蚤就奪而至於今始有其寶覺有無限
喜生恐作聖解入一分好喜樂魔疑然坐霍然已下
就童子作尋常戲併諸所寶一切俱空偶得是義書
以謝貺兼似子玄後人供以撫掌

與馮化之少參

憶自鶯湖追餞此情戀戀如昨而回首倏周寒暑矣
江介波臣鞅掌備甚久踈動定前有鄉信忽承令愛
之變且信且疑久之家僮至始知果有此事不勝駭
悼此係豚兒寡造自失喬松之託不佞故人之懽初

王應洲尺牘卷八
不以此爲損益也日久不敢具奠聊具薄忱奉慰萬
希叱納世路險戲不才久厭風塵明春得量移遠地
便可藉手而歸第恐我翁又是朝天之日杯酒無期
耳明發冗極率爾不旣

荅胡元瑞

丘叅軍過敝城領足下教及贈詩知故人心急我良
甚且愛青牛赤鯉之句把玩尚未去手而嗣音復至
矣僕在關中時三致書於朱秉器使君書皆騰草亡
論其詩意正如此同心人在千里外不得數面得一

紙可抵半面足下故不以數寄爲煩僕亦多多益善
耳昨子念爲僕言家兄作足下詩序有衣鉢之許尚
未暇索觀之此非枯木朽株可以先容得者足下奈
何歸功於僕耶僕久畜遜志爲人所縻至中人言而
後引疾亦云晚矣第忠臣不潔其名於道尤當然政
得舍垢葆真朝聞夕死庶幾孔氏之徒可耳何敢望
軒舉業哉杜門養病之隙頗事明農教子意欲漸銷
綺語之障遂併喻明府通作一詩爲報嵇生之懶不
當至具矣世說刻就近始得見之案頭遂無副本鄙

王廟洲尺牘卷八
四三
意猶有未盡須重刻之當多上
室耳病冗率爾不
盡

荅韓存良

昨買舡艇過閩闔遂不敢相聞抵舍獲與家兄妻子
聚首杜門候 旨幸以冠裳終老 聖恩真如天矣
初歸冗與病會故人賓客禮數欲絕亡論不能身過
通德里門卽擬脩瓊鄉之敬未遑也顧辱使者儼然
臨之寵以世外之辭隆以姻婭之禮且感且慙五內
罔措不得已跽而拜嘉蓋不可有二也不佞抱羸強

出不早引去至蒙人言而後決晚矣其以當世耿介
士猶可唾地不顧况敢當上真意乎今且明農課子
游於方內外之間而已風波可息塵念難除卽學士
家兄兩道民尚恨未有荅也淪墮之歎寧懋一人不
識大知識以爲何如適有鄉行倉卒裁謝不日專候
併勸公車不備

荅孔炎宗侯

僕往過宛都渡清水佳氣鬱葱哉謂是白水貴人隆
中卧客餘馥耳不知此中有王孫父子也庚辰歲接

信使始知劔氣不在豫章天河中復出大球私心願
一當焉然無奈吏道迫之叙荅政自草草比謝關中
之役跼伏田間深愧往意不能傾寫大負中州豪傑
安所得片鴻伸一往之意乎則王國人裹糧疾馳二
千里復囊足下橋梓書至矣瓌麗雜進真令人應接
不暇足下雖食子侯天與真隱非若不佞輩求而始
得倦而後返其才諳既無所自試必思垂文章於世
逮夫興足意滿回頭顧根未有不入空門者明悟之
士大率盡然足下年尚未至耳異日衲衣持鉢安知
不更甚王生兄弟也至於流觀書回賞識敦彝在不
佞尚留此障然要之游戲暫可耳必如是下言矻矻
臨池窮年礮石以供好事者之娛何必舍關西夫子
業爲文氏父子作掃除也未能剪髮入山猶復強與
人間事歲暮尚爾忽忽僅能以兩詩示整暇惟足下
諒而存之

又

僕昔倦游築澹圃灌畦其中謂足投老不意復從人
役驅作七閩老博士也遂相吏至鞅掌亡休矣陪京

一局當事者憐之庶幾令息肩以藏拙耳足下便詫
爲文士奇過乎陳思王不樂王國抑求自試至欲身
領一隊以當吳蜀視魏朝公卿如天上人天乎令足
下父子稠人中占一第何渠沾沾爲老奉常生色也
當今形似治而內多可憂賢不肖混淆議論繁興僕
卽嘿而守玄猶患羅網欲遂如足下指張目而白當
世事爲多通乎毋論僕病未能卽能且立斥矣故不
如返舊圃兄弟聯床共譚小品再結來生慧業耳足

葉齋頭書畫置石田千畝恐宋王孫地下子

固咲人大都人晚景興盡類然卽僕爲婚嫁亦數持
向富家質子錢於足下何讓第恐中州故乏名品以
易隆中甌脫政足相當耳一咲金陵文人寥落日倚
允治侍郎爲懽復彈射令去孔炎足下視世人一允
治不能容而容王敬美耶去去無復可道足下幸強
飢自愛

荅子厚宗侯

足下利根上器不合生王家強作侍祠侯上之不令
贊帷幄備顧問次之不令差次功令拊循萌庶日夜

仰視屋梁無所據發而盡託之乎卮言妍辭又不自
得而逃之乎瞿曇氏之語然每一言發如飡霞吸露
吹鳳管敲雲璈飄飄從天末下令人聽之欲仙未嘗
不三歎於造物者之鑿也子厚足下苦愛平等此實
相大智未了而足下便霍然證耶莊生云知其無可
奈何而安之命也中年地位政堪及此耳足下方作
綺語施百重障而遂欲併破理障乎至宗條束濕口
中出火人言足下始露怨態僕以爲此非深怨語也
閒提兒子嬉出犢東山田月下登豐巔歌數闋恐驚

帝座而止爾時言愁我始欲愁此故是足下深怨處
耳不然者謂老夫塵根中生活不能作青梅忍大師
五歲時見解便當北面黃面君侯向中州結一辨蓮
花緣矣古人不重尺 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
長年耳僕每沐浴斯言跂而難至足下旣宏暢玄旨
寧當復慮年命之不長嗟乎陳思竟天天年政坐不
知此道耳足下果能着脚卽未便如自許言亦足使
陳思愧死遯須國中矣寄家兄詩二語却是貢門一
鍼識高於太曰而俊語齊之續成當以見寄不一

與馮元卿

士大夫操觚執經本爲朝廷用出而經營四方正也中遭遭阻毅然乞身復際泰清義不俟駕如我翁者正之正者也若不佞辭大邦文任直怯死畏難耳循迹逐景易以有得欺人卽果小得猶是偏枯之學豈堪與經世真儒相比况中實碌碌徒爲老死計者耶吸露之鳴蜩卽是轉丸之蝓蟻升沉偶爾清濁何分然則躁擾中纏山林可爲苦海分緣外適仕路便是梵天此在明公自勘勿爲形迹拘也仰承教旨率

爾奉酬餘具裏言不備

與歐禎伯

僕初至都時新公子使爲致足下詩數大篇快讀數過甚喜之已又踈發教覽竟作報適半紙而靳使云未發會冗遂置案間靳後遂不相聞意頗望之嗣是病兩月易館舍迎妻子來意常忽忽迄歲杪竟不能寄一言然亦時念不能置市太學者曾來乞文比忘其江都人已別去乃悔之又獨計足下曾索我崙山精舍詩今不可空函往新歲幸簡投刺之禮深屈思

屬成之苦吟得就展誦徘徊安所得江魚置腹中乎
乃微聞剝啄聲出問之則廣文先生使也豈僕積意
所感抑此道故自有神耶足下書自爲天雄使君急
乞序文自壯耳乃王生狂減洪喬不敢爲浮沉事周
公瑕向以足下三書轉委亦幸不辱命矣足下謂吾
急難得朝夕相聞耶不知亦大難事三日前家遣一
力往訊道此始得附一書使者先數日至便當爲足
下了此大願力今當奈何幸少抑懷但有商風便附
帆檣吹去也先君何幸得嶺南二君子詩豈羨千金

賻賵哉謹十襲藏之人苦不知足不能更無他望耳
當時元非敗績都爲奸相中傷諸君子幸悉此意爲
感奏議一部如命奉覽亦足見其苦心之一二草草
不具

又

別後過家休沐塵得四十日與家兄日相對且得析
薄產料理還官課五月初旬始入豫章 聖恩真如
天矣狗馬之疾幸瘳僚屬士民歡戴踰著而應酬暇
豫宦况似佳區區之心深恐入興漸濃作障彌重時

時展足下及尚南中丞二扇頭詩看便覺山林非遠
信乎益友之不可無也惟敬晚節風流所至乘興甫
及懸車乃有佳兒選入天官里中人載酒奇加衆
于昔擁崑崙如子都唱鷓鴣如白雪剖椰作觥連進
綠蟻醉後草聖視如子敬白襪奪去爲奇人生得如
此亦足稱適意矣不審老博士換作書獄廷尉平日
何款段投刺人門得無羨之否此間酷暑從來所無
當復何似低頭看簿書折腰向使者揮汗不暇
之不自悲而乃爲足下羨惟敬乎一咲一咲

全親王比部入京舟行可附一葛冗次漫作相聞不
具

與黎惟敬

別來又將及朞頓有許大陵谷然如某者百方求退
之人苦挽而不遂萬口排訕之日或推而僅存此何
祥也今則苦吟豪詠邈若山河簿領爰書動如掾史
鬚髮垂素腰背圓熟似有味乎其吏之者又何祥也
雖然某之爲少叅比之黎先生則誠早貴矣黎先生
染鬚眉步天祿石渠間初晨而入盡未而出亦豈大

樂之會是緣不得割耳今乃使東吳王郎子蚤謝極
枯擊鮮飲醇些弇山園中伸脚作洛生咏天得無恡
之乎鄱陽酷暑正當其候以陪按部者襍穢欲死數
矣會間有家人入京者來促通問書渠豈爲足下來
然某所知者足下與歐博士耳隻身來無篋中可爲
黎先生壽者偶得新刻二本割俸金一星函之以獻
爲外吏貧乃爾竟與內閣少叅何殊一咲

與蔡計部

重陽把菊陶彭澤故事今之九江故卽柴桑栗里地

也明公高雅不減元亮登高採菊漉酒賦詩風流達
旁郡矣第舉俗皆愛其名而鄙人獨悲其遇魂然嗚
咽無能廁於龍山之高會薄有萸樽顓人代上知明
公之能俯鑒當不以後期爲罪而鄙之也前見王倅
極感明公破格相與之誼達人之見故自不凡不佞
亦且爲屬吏生色握手叙懽冬以爲期茲不盡所欲
言

與劉金吾

不佞幸以病免兩辭學職不涉世氛卽所聞見一年

之間陵谷屢矣蓋至於今日而後喜可知也回思吾
父棹輕舸於怒濤之中元秉承危石於斷楨之下旁
人猶爲悚仄而况其身之者乎然吾丈苦心妙用幹
旋轉移不惟上寧國是而猶以其餘力庇吾元秉乃
知所保全多矣克生老大奮翮不負故人期望聞之
懽喜至今然事事輸乃第一着何也少年可畏不知
果自竒勝耶將勝處卽是負處耶然吾丈詩見生詩終
不易勝也黎惟敬遂求訣可念諸君子倘有公舉不
佞卽隔三千里外爲廁一名可也野人無他及聊叙

契渴而已勉力善事

聖君臨風悵然有懷不盡

復王沂陽

僕生而好謔遇事輒不能忍向見先生盛自稱述於
世間能事欲攬無餘因緣作戲敬以忙字相贈事已
鄙忘不謂足下尚存之口實也朗誦雄篇爲一忙字
衍得多許文則贍矣美矣雖然試扣雅致當以僕言
謬乎爲得乎謬也則足下爲無可辨之謔而僕爲不
足辨之人得也則足下當以閒自革維摩不言始入
不二法門今爲多語又添一重公案以忙救忙足下

之忙何時而已乎且聖賢固有忙有閒忙是虛迹閒
是真心今足下槩而忙之以傳於一已之真忙恐非
所以養性而體道也本欲騁其華辯恐僕亦入忙境
畧爲足下解脫數語便向北窓伸脚坐矣外小詩爲
相訪不值者第粗寫情不能工也又聞足下欲得舊
書楷并附後幸檢入之

荅俞仲蔚

不佞不奉顏色忽復三載人生幾何良朋長濶每得
一書未發槭先喜眠食無恙

數過詞旨尋校字

蹟便若紫芝眉宇燁燁向人不佞雖叨轉閒局而時
事孔棘首尾跼踖種種寒心積薪尚可束濕奈何唯
有菟裘一着終當解鶡冠荷衣坐足下斗室中何啻
諸天廣坐此期匪遠稍歷寒暑可得足下幸善詩以
待足下逃世已久而惇念一二故人若老於宦途端
委無比直是情至語別耳家兄莽伉未有入理子與
初有入賀之耗踴躍待之以同產喪不行復失此會
快悵何言今中外官俱壅滯而藩臬稍易轉動子與
宦情不薄前路尚有一二程也詩逋文債動盈箱籠

念此苦海蓋棺乃已或有棄妻子入名山庶幾可免
以足下卜之雖人才不敢相望其於世緣不淺一也
遠眺於邑憤憤不能吐所欲言

又

今海內游士得足下一紙書便似有千金羣白裝入
公門揚揚無畏色卽不得書而來見必自通吾仲蔚
客也不然則以所致他人書轉關而至足下何以得
此聲於楚越間哉雅謂徵君通隱名重好游揚天下
士而素善徐方伯及不佞兄弟也今方伯已矣獨不

佞官茲土又轉入豫章方伯殘客尚時時回面向我
然此輩雅善負人出假足下爲重游得所欲歸不能
持寸絲爲徵君壽子與客死無後居平故人稀在者
慟哭而經紀其喪僅一不佞及門人稱不負者獨一
郭造卿耳人不易知足下稍亦宜慎所與毋徒滋此
輩舌端也知足下雖復沉冥四方文字酬應良苦不
識能於小暇時特作一書相慰存令王先生得之不
減游客千金重耳前後致一膳碗至否今更有數磁
爲逸人清供攢盒可餉兩客正德窰案頭泉石用之

王廌汝尺牘卷八
三四
適已離南康不忍辭瀑布之勝一宿開先寺乘清興
念足下作此相聞蓋不佞雖苦爲吏獨於廬山得少
佳趣捐俸作開先二室庶幾不盡染俗吏風新詩及
紀刻成當再寄游山記殊不能盡此山勝也聊足資
足下一卧游耳信筆不盡所欲言

荅張羽王

足下今去縣篆治作何狀能復於明卿父子間小作
伎倆自愉快不大都在足下當以翫世爲宗抱關亭
長便可作玉堂貴人視之桂林相公在位不能爲足
下毛髮重而貶削日至今日亦安能使足下去位也
有楊大夫爲僚長吳叅政爲邦人差勝八桂間雜徭
黎而耕厭厭無與共語耳黎惟敬老始致政遨遊天
下至今未達豫章人皆咲之渠正得此意彼之憤世
無從入山林而唯恐不深是或一道也僕昔爲尚璽
卽賦詩飲酒當塗以貴游公子目之斥出外藩便作
老吏書獄成風口不食酒歸而嘿嘿對妻子等輩視
之謂入兩司三昧忽作一手書寄明卿談稅責義不
似近日王郎口中語足下幸取視之所謂黃門之不

可稱貞與散僧之可入聖非足下不能識此旨也簿
書之暇作此兩書一刹那間西方極樂國耳新詩幸
一一寄我酷好足下小歌行時得一讀爲快茲不備
與陳玉叔大叅

豫章使至接門下教惠灑灑如見故人顏色也先是
閩使還弟數有竿牘附訊扇頭二古詩是生平苦心
作一二薄酬定不至浮沉恐萬一未經覽聊一及之
耳豫章是弟舊遊五載滕王閣便似吾廬恨其地旣
上奇而賦詩者蹲脊令吾家子安嘔噦弟是以閣筆

門下今爲地主必多新勝能一洗刷朽壤如巫山廟
中故事弟當不惜千里寄題矣金陵佳麗一十年鷺
花夢想官曹無事朋輩追游如汝師輩不乏卽老此
官何恨第精力耗於閩中比痰火日熾杯勺不能入
唇直是無福消受耳賴 聖恩爲先大夫予祭葬稍
畢不孝棲棲之志從此下見先靈亦足瞑目門下爲
不孝欣欣若家慶真骨肉兄弟之情也江藩重任以
名賢臨之名實加於上下絕塵而登不遠矣幸強飯
自愛不具

丰神僕獲一覲當以踰所聞爲幸病夫老矣精銷亡
久素髮婆婆娑倘足下一見意敗何如今者博得兩賢
珍贖珠聯璧合寵若蕪城而長歌磊塊尤爲蕭條三
徑生色則僕之不遇馮公子未爲不幸也邇來酷暑
亢旱煩襟不滌重以家兄病瘡病目日侍疾無暇意
緒頽唐不可振起三歎高篇以爲絕唱而已章君子
敬窺其一班已知千里後生可畏其在斯人揮汗單
辭愧亦未能酬其來意幸足下爲我善謝之倉卒不

